

BaShanErNu

巴
山
儿
女

成都，我怎能将你
遗忘！

成都

梦

成都粉子哪里来？
蜀水巴山育美女。
一个都市淘金梦，
演绎几多辛酸泪。

吴太尚 著

延边人民出版社

成都，
我怎能将你
遗忘！

巴山儿女
成都梦

吴太尚 著

延边人民出版社

巴山儿女咸都梦

责任编辑:肖玉梅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巴山儿女/吴太尚著.-延吉:延边人民出版社,2000.8

ISBN 7-80648-465-5

I.巴… II.吴…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41050 号

巴山儿女

吴太尚 著

※

延边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四川西南建筑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880×1230 1/32 印张:14 字数:300 千字

2005 年 4 月第版第 2 次印刷

※

ISBN 7-80648-465-5

I·141 定价:23.80 元

作者简介

吴大尚

著名作家，自由撰稿人，生于大巴山，初创作时曾加入田雁宁、谭力的“巴山作家群”，以“雪米莉”的笔名创作了大量长篇小说，轰动中国文坛。20世纪末创作出版《活葬》、《党委书记的48小时》等长篇小说，21世纪出版长篇小说《一张梅花图》，深受读者欢迎。本书是作者一部创意深刻的呕心之作。



他们是来圆梦的。一个共同的梦，在大巴山那稻草飘香的木板床上各自做了几年。

这真的就是真理吗？“农村青年进城，男人活的是脑筋与勤奋，女人活的是脸蛋与观念”。白雪想来想去，终于咬了咬牙，朝电影导演所住宾馆的房间走去……



成都梦

成都，
我永远不会把你遗忘……

——本书主人公明玉石在最后
告别这座让他心灵伤痕累累的城市时，
留下的一句话……

巴山儿女

吴太尚 著

延边人民出版社



01

从大巴山来的明玉石和白雪终于踏上了这座被报纸电视誉为“初见倾心、再见痴心”的中国第四城——成都市，成都像位超级酷男靓女，令这对农村来的年轻人心跳怦怦。

他们是来圆梦的，一个共同的梦，在大巴山那稻草飘香的木床上各自做了几年。走在宽畅豪华的大街上，这对大巴山搓弄出来的传统恋人是那么地“另类”。明玉石把行囊放在地上，然后长长地伸了个懒腰，又长长地打了个哈欠。这当儿，她那张“林青霞”式的脸上美丽的红润颜色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疲倦和苍白。他知道女人的容颜与睡眠有关，更知道她昨夜根本就没人睡。这样颠簸的车，恐怕只有属猪的人才睡得着。她是属蛇的，他是属猴的，乃灵性动物，警觉性都很高。

“今晚一定让她好好睡个觉。”明玉石心里说。

两人向出站口走去。明玉石的行囊很重，里面装着两人的生活用品和一大包送人的大巴山土特产品，还有他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的手稿什么的。白雪见他提着有些吃力，提出搭一只手帮他，却被他拒绝了，说没有多重。他说得轻描淡写。其实是体贴她。他始终感到他的白雪真美，无论什么时候看她一眼，他就浑身发热，四肢有劲。他索性把行囊扛在肩上，这样便于走路，也便于用力。白雪将挂在肩上的那个黑色人造革小包移到胸前，右手下意识的放在上面，紧随其后。那小包里装着

几百元钱,是明玉石教书十年辛辛苦苦的积蓄,她害怕被小偷偷走。一年前,她听一个去过成都的同学讲,他亲眼在公共汽车上看见一个小偷把两个打扮时髦的姑娘的钱偷走了,而两个姑娘却一点不知。她相信小偷高超的偷技。可后来就不相信了,那个同学补充说,那两个姑娘都把钱放在身体最敏感的部位,一个放在乳罩里,另一个放在内裤里。他分明是在吹牛,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从那以后,白雪不再跟他往来了,认为他是个危险人物。

成都是大西南最大的城市,同时也是大西南的商贸中心、交通中心、文化中心。明玉石和白雪是生平第一次来这里,一切都感到新鲜和好奇,这时时那望望,那神情真有点像刘姥姥初进大观园。尽管他们身体疲乏,但心里总是不时涌起一阵阵莫名的激动,就像有一只快乐的小鹿在跳来跳去。这座只有在电视里看到的城市,这座只有在睡梦中见到的城市,如今就在他们眼前,怎不叫人激动呢?何况他们还要在这座城市工作和生活呢。明玉石这才明白,怪不得每年都有那么多人涌入这里。

杨野的“布老虎广告公司”设在市中心的美蓉宾馆四楼。这是杨野在信中告诉给明玉石的,还把乘车路线告诉了他。

这家宾馆有电梯设备,可是他们不知道,只有老实地爬楼,累得明玉石气喘吁吁。分别五年的老朋友即将相见,明玉石的心里既激动又兴奋。白雪和杨野虽不是老朋友,但她心里同样感到高兴,有一种说不出的喜悦。她一直为明玉石有这样一位朋友感到自豪感到骄傲。如果不是杨野来信叫他们去成都工作,他们恐怕这一辈子都难走出贫穷大山里的那所破破烂烂的小学校,会当一辈子孩子王。

四楼到了,他们看到了“布老虎广告公司”的铜牌子,遗憾是门被紧紧地关着。明玉石敲起门来,“咚咚咚”的声音在幽深的巷道里特别响亮。

怎么屋里没有人呢?是不是下班了?

明玉石抬腕看看手表,发现还没到下班时间。人都到哪里去了?怎么公司没有一个人呢?杨野是不是出了什么事?他最担心他触犯法律。如果那样,就意味着他的公司不能接纳他们,他们只有恹恹地回到大巴山重操旧业。他们是主动辞了职的,虎校长还会要吗?如果虎校长不要,他们又干什么呢?总不能脸朝黄土背朝天当一辈子农民吧,他们一向认为当农民是最没出息的人,何况他们也没有脸面回去,好马不吃回头草,也知道出门坎低进门坎高这句俗话。

千里迢迢来成都找杨野,可是他们连杨野的面也没见着,心里真有些失望。

明玉石和白雪面面相觑,不知所措,只感到自己好像掉进了茫茫的汪洋之中。

就在这时,一个男人的柔和声音飘了过来,问他们二位找谁?

两人扭头一看,只见一个西装革履的小伙子,面带一丝笑容,彬彬有礼地向他们走来。

明玉石忙说:“我们找布老虎公司的经理杨野,请问他到哪里去了?公司里怎么没有人呢?”

小伙子说:“听你的口音,好像是杨野的老乡,是不是刚从大巴山来?”

白雪点点头。

小伙子说:“春天来了,杨野的公司放假半个月,带着他老

婆和女儿到九寨沟旅游去了。”

明玉石忙问：“你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吗？我们是专程从大巴山来找他呀。”

小伙子说：“他是前天走的，估计他至少要一星期才回来。”

明玉石一阵无奈地摇头：“唉！运气真不好，专程来找他他又到九寨沟去了。”接着埋怨道，“咋不写信告诉我呢？来不及写信，发个电报也可以，那样的话我们会缓几天来。”

“这么说，你们事先有约？”

“是的，他叫我接到他的信后就来成都。”

“我也是杨野的朋友，我知道他是个做事很周到的人，我估计他一定给你们写了信或发了电报，肯定你们没有收到。”

“也许。同志，你是不是也在杨野的公司工作？”

“不，”小伙子一指楼道上那个房间，“我在那家公司工作，是搞商贸的，我弄不懂广告。”

明玉石和白雪循指望去，只见那里挂着一个长方形的铜字招牌，上面工整地写着“四川大盆地商贸有限公司”。

“你们公司没出去旅游？”

“我们很忙，不像杨野那么清闲，也没有他的经济条件好。”

“这么说，杨野‘发’了？”

“是的。他这人既聪明又精明，还有一表人才，能不‘发’吗？”

“你也肯定‘发’了？”

“我没有‘发’，我是这家公司的打工仔，打工仔不会‘发’的。”



明玉石重重地叹息一声，看着白雪说：“看来我们只有等他了。”

小伙子说：“我看只有这样。你们是首次来成都吗？那肯定对成都不熟悉，这不要紧，我们马上下班了，我带你们去找家便宜的国营旅馆。不用谢，都是出门人。对，我也是外地人，老家在川东，你们叫我阿江吧。谢什么？不用谢了，你们既然是杨野的朋友，也就等于是我的朋友。我和杨野就是在这里认识的，那时他还在这家广告公司打工，如今他已是老板了，我却还是个打工仔，多没能耐。我不会成为老板的，我没有他精明。你们觉得他成为老板不可思议，其实没什么，很简单。你们对这个感兴趣？现在不讲，改天讲吧。不，我不能讲，这算是他的隐私。其实这也不算什么隐私，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你们今后自会知道。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可以理解，完全可以理解。外地人要想在成都混出个名堂，是很难的，比古时的蜀道还难，我理解他……”

02

明玉石做梦也没想到，进成都第一晚，他就把白雪搞定

了。

做爱是在旅馆里进行的。

本来，明玉石是不准备和白雪住单人房间的，他们还没结婚，是不能住在一起的。尽管婚前同居的现象很普遍，而且已

经由城市蔓延到农村,但他却一直扼守着传统的道德观念,从没越雷池一步。明玉石始终认为,婚前与白雪发生那种关系,是对她的人格侮辱,也是对纯洁爱情的一种玷污。有这样的观念不容易,要做到这一点更不容易。要知道,明玉石是个生理十分正常的大男人,他的性器官也容易冲动。

可是,旅馆没有大客房了,唯有一套带洗手间的标准房,半老徐娘的登记员见他们是一对恋人,或者是一对小夫妻,便竭力怂恿他们住在一起,并给他们打了个最优惠的价,一天才三十元。

明玉石摇头说不。他们还没结婚呀,怎能住在一起呢?这是他首先想到的一个问题。他脑子里虽没有男女授受不亲的封建思想,但有着传统的道德观念。白雪也有这种观念,面颊不由一阵阵发红。

登记员开始游说。明玉石说出理由,他们还没结婚。登记员不以为然地笑道:“我说你小伙子有点傻,现在的年轻人哪管这个,未婚先睡,未婚先孕是常有之事。告诉你,有些人想在我们旅馆同居我们还不答应呢,现在给你开绿灯,你却要假装正人君子。哼!”

明玉石十分尴尬,他本想再说一句不,可是登记员已把票开好了。

明玉石把门关上,就是两个人的世界了。白雪开始撒娇,嘟着嘴巴说:“这次运气真不好,一路车子也不顺利,走走停停,来成都后又没找到人,不知我们要在这里住多久。”

明玉石说:“有什么办法呢,只有耐心等了。阿江不是说杨野大约一个星期就回来吗,很快的。

白雪抱怨道:“他也该给我们发个电报,叫我们缓一个星



期来。”

明玉石说：“我估计他发了。你知道，我们那地方，只有当场天才能收到，平时邮递员是不会亲自送的，就是加急电报他也不会送，只有你去乡场上拿。”

白雪恍然想起什么，一扫脸上的怨色说：“九寨沟离成都有多远？如果很近的话，我们可以到九寨沟去找他嘛。”

明玉石笑道：“我看你真是学理科的，地理知识贫乏得很，连九寨沟离成都有多远都不知道。告诉你，九寨沟离这儿还远着呢，隔好几个县，与甘肃省接壤，肯定有五六百公里。”

白雪微笑道：“我还以为就在成都附近呢。”

“别想那么多了，耐心等吧，下午我陪你去逛街，领略一下成都的繁华。明后两天，我们再去逛一些名胜古迹。成都是历史文化名城，名胜古迹很多，现在不逛，恐怕今后工作就没多少时间了。”

两人向街上走去，肩并着肩。与迎面而来的那些紧紧挽着、紧紧依偎的恋人们相比，他们显得太正统了，根本就不像一对恋人，倒像两兄妹。明玉石不知是羡慕，还是嫉妒，说大都市的情侣们真罗曼谛克。白雪笑笑，什么也没说，一双眼睛不时盯盯这个女人，又瞧瞧那个女人。她发现成都的女人真会打扮自己，画眉毛抹口红涂指甲、金耳环金项链金戒指，一个比一个漂亮，一个比一个高贵，一个比一个富有。她们的衣着也多姿多彩，长裙短裙迷你裙西装休闲服旗袍，有露背的露胸的露腿的露腰的。她看不惯那些露胸的露腰的，认为那样有伤风化。她不知道这种打扮到底美在哪里，肚脐眼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乳房也快要暴露出来了。她比较喜欢那种表现含蓄的服装，含蓄本来就是一种美，含蓄也是一种艺术。看着看着，白雪

才发现自己这身衣着太寒酸太土气了，叫人一看就知道她是乡下来的。其实她这身衣着并不寒酸也并不土气，在乡里比起来还算一流。她是柏丫村小学的代课教师，具有审美能力，懂得如何打扮自己。她身着一套洗得发白的牛仔服，脚穿一双旅游鞋，一条乌黑发亮的长辫，沉甸甸地垂在背后。她很满意这样打扮，觉得大方、随和、潇洒、朴实，很像个在校大学生。如果她的运气好，早就是大学生了。她那张十分漂亮的脸蛋上，也没抹什么霜擦什么粉，完全是生命的原色。她知道“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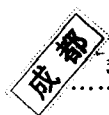
迎面走来一个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的女孩，身着一件都市近年来最流行的休闲服，白雪觉得很有味道，对明玉石小声说：“你看，这个眼镜儿穿的那件衣服真好看。”

明玉石扫了一眼说：“的确不错，显得太潇洒了，太飘逸了。”

他们走进了一家名叫“老地方”的餐馆。“老地方”实行七折优惠，他们两人一共吃了二十元钱的东西，打折后开了十四元，三菜一汤，其中有一个荤菜，是凉拌猪耳朵，值得值得。

不知是吃了便宜，还是吃得很舒服，反正两人都很开心，有说有笑的向不远处的百货大楼走去。白雪想买一件漂亮衣服，她向他保证不超过一百五十元。如果超过这个数，她表示再好看的衣服也不买，等以后挣了钱再说。

这是一家现代化的商场。豪华装修、外国音乐、电梯、灯光、漂亮年轻的服务小姐；法国香水、米兰时装、美能达相机、菲力浦电器、长虹、小天鹅、红塔山、海尔、五粮液、人头马……一切应有尽有，叫人目不暇接，感到自己仿佛到了一个童话世界。逛商场的人不少，男女老少什么人都有，从一楼到七楼到



处都是,几乎都戴着口罩。

这家商场给明玉石和白雪最大的感觉是东西很贵,一个女士用的小皮包,动辄就卖四五百元;一双看起来也很普通的皮鞋,动辄就是三四百,甚至六七百,令人瞠目结舌。他们不知道那些东西为什么这么贵?到底有没有人买?明玉石只知道他脚上穿的那双皮鞋买成四十五元,白雪只知道她挂的那个人造革小包买成八元。他们吃惊地发现,这些东西尽管价钱如此昂贵,但还是有不少人买。直到这时,他们才感到自己是多么的贫穷,囊空是多么的羞涩。一个女人花两千五百元买了一件降价皮衣,他们觉得简直不可思议。要不是他们亲眼看见,一定会认为这是吹牛,或者是天方夜谭的事。白雪每年的工资买不到一件皮衣,而且自己还要像菩萨那样不吃不喝。明玉石虽是民办教师,但每月工资也不是很多,而且又总是不能兑现,地方财政紧。一年算下来也只有两千多元的收入,比白雪高不了多少。他教书十年,总共存款六百元,只够他和白雪上成都零用,而且还不敢大手大脚地用。

两人一阵感慨。明玉石说,跟这些有钱人比,我们就好像是乞丐。白雪愤然道,我们一定要在成都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我就不相信我们就该穷,他们就该富,我也不相信我们的聪明才智赶不上他们。

他们正要下楼,准备到另一家商场去选购时,白雪看到了一件样式既新颖又大方的衣服。心有灵犀一点通,明玉石也看上这件衣服。走近细看,觉得面料不错,也正适合春天穿,而且价格也能接受,一百三十八元。卖衣服的小姐说,今年春天最流行这种款式和这种面料的休闲服,白雪穿上保证好看。白雪的心似乎被她说动了,决定试一试,看看上身的效果,如果明

玉石觉得可以,那就算买定了。

白雪穿上那件新款式。镜子里的她,好像立刻变了个人,不再是那么土里土气的了,跟城里女孩一样的洋气,好像比城里女孩更具风度更具魅力更具韵味。

“怎么样,玉石?”

明玉石审视片刻说:“我觉得可以,的确要比牛仔服好看得多。”他是说的心里话。他感到她显得很高贵,比以前更漂亮了。他生平第一次体会到了人是桩桩,全靠衣裳,这句俗话的内涵。

“买吗?”

“你觉得怎么样呢?”

“我也觉得可以。”

“那就买吧。”

服务员给他们开了张票,叫明玉石到收银台去交钱。明玉石对白雪说:“钱在你身上,我们一起去吧。”

白雪掏出一百三十八元钱,连同那张票,递给了收银员。收银员看看票,又看看钱,忍不住笑道:“小姐,你肯定看错了,是一千三百八十元才对,不是一百三十八元。”

“不可能吧,我们都看得很清楚。”白雪说。

“小姐,你再看看吧。”收银员把那张票递给她,连同那一百三十八元钱。

明玉石凑过来一看,只见上面确实确实写着一千三百八十元。他们立刻明白有可能是自己看错了标价,但又不相信,难道两人都看错了吗?肯定是服务员写错了。

“小姐,你把价钱写错了,该是一百三十八元才对。”明玉石笑道,一副彬彬有礼的样子。